



▲纤夫所用的纤绳是用均匀的12股老丛竹篾编制而成，放在滚开的水里煮过后，极具韧性，也不会伤害纤夫的手。拉纤时，纤夫们将自己用一块“搭脖子”布拴在纤绳上，然后倾斜着身体，将体重压在纤绳上转化为拉纤的动力。

三峡边“最后的”纤夫

纤夫号子

里喊道：“三尺白布，嗨哟！四两麻呀，嗨哟！脚蹬石头，嗨哟，手刨沙呀，嗨哟，光着身子，嗨哟，往上爬哟，嗨哟，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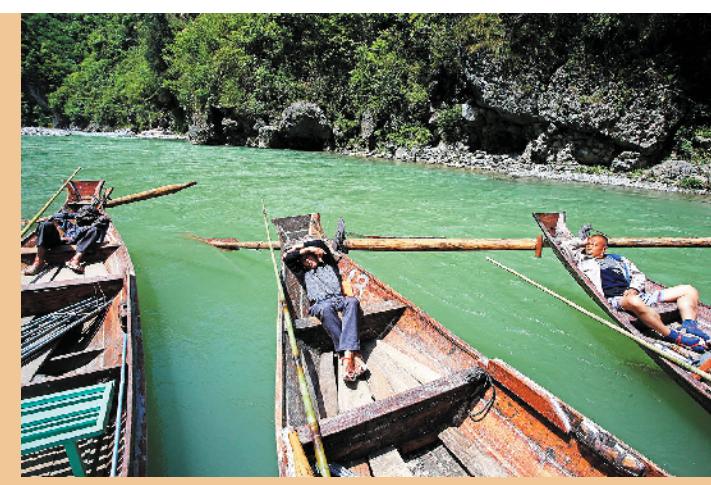
正是纤夫们真实写照。



三峡边“最后的”纤夫

纤夫们在各自的“神驳子”上午休。一艘“神驳子”往往安排5个纤夫，分工各异，拉头纤的纤夫则负责领头喊号子，身后的同伴们则应声附和，这也是旅游亮点之一。

领唱的曹永毕是家族里的第三代纤夫。1969年7月的一天，15岁的他刚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开始了拉纤的营生。他的父亲拉到60岁时退休，曹永毕说没想到自己到65岁了还能继续拉纤。而如今队伍里年纪最大的已有68岁。



▼老纤夫谭明涛60岁了，驾船掌舵的技术还是一流。他说：“现在搞旅游拉纤，上下没有几公里，主要是表演给游客看，没有以前那样辛苦了。”



▲恢复了拉纤旅游项目后，纤夫们每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中午景区还提供一顿免费午餐，虽然简单，老纤夫们还是吃得很香。

神农溪是湖北省巴东县长江北岸的一条常流性溪流，发源于“华中第一峰”神农架，于巫峡口官渡镇汇入长江，全长60公里。早年神农溪两岸村落的村民出行、运输货物，都要依靠一种俗称“豌豆角船”的扁舟，特别是走上游拉货的时候，在部分水深过浅的河段，扁舟船底与砂石摩擦，无法依靠水流前行，就需要纤夫用人力来拉动船身。“纤夫”这一职业便在此延续下来。

上世纪80年代，神农溪“纤夫拉纤”成为三峡旅游的一道亮丽名片。但2003年三峡蓄水后，昔日峡谷险滩都沉入江底，神农溪部分自然景观不复存在，加上公路交通的发展，纤夫们纷纷“失业下岗”，很多纤夫只能外出打工养家。“纤夫”一景一度消失。直到2014年精准扶贫以来，当地政府把神农溪上游没被淹没的河道进行了清理，又恢复了拉纤旅游项目，“纤夫”才再次出现在神农溪边。

不过据神农溪纤夫景区的一位负责人说，虽然纤夫拉纤旅游项目现在很受到游客喜欢，但景区里长期上班的20多位老纤夫，平均年龄已在55岁左右，能招到的新纤夫越来越少。老一辈不可能一直把这根纤绳拉下去，而年轻一辈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来学拉纤，所以这个旅游项目能再搞几年已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纤夫”的身影可能很快又会消失在神农溪边了。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枯水季节，船只最容易搁浅。这也是纤夫一年中最苦的日子。他们仅上身裹了个棉袄，依然赤裸着下身跳入水中拉船，在冰水中一泡就是大半天。长期的艰苦劳作，让很多老纤夫都患有比较严重的风湿病、皮肤病和其他肌肉劳损等疾病。

E-mail:wblybyzn@ycwb.com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枯水季节，船只最容易搁浅。这也是纤夫一年中最苦的日子。他们仅上身裹了个棉袄，依然赤裸着下身跳入水中拉船，在冰水中一泡就是大半天。长期的艰苦劳作，让很多老纤夫都患有比较严重的风湿病、皮肤病和其他肌肉劳损等疾病。

E-mail:wblybyzn@ycwb.com



1993年5月7日，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500千伏罗洞变电站正式投产。这是“西电东送”工程进入广东的第一门户枢纽变电站。它的建成，第一次让跨省联合办电成为现实。

云南电网用1条220千伏鲁天线线路，经天生桥二级电站，通过500kV“天广一回”交流线路开始向广东送电，从此拉开了“西电东送”的序幕。这里也是广东连接云南、贵州、广西西南三省电网的主干道。

“那天，我亲手拉下并网闸，云南的电终于‘送’到了广东。”时隔多年以后，罗洞变电站建设参与者、原站长程志海仍对当时的盛况记忆深刻。从198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佛山供电局工作，到现在已是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党委书记，程志海不仅参与了罗洞变电站的建设，还见证了整个“西电东送”工程的进展，他因此笑说自己“幸运地见证了

1从电荒到西电东送



2 工程进展几经波折

1990年7月17日，根据当时的能源部批复，中国南方电力联网公司正式成立，负责“西电东送”跨省电网的建设。而作为进入广东的第一门户枢纽，天生桥二级水电站至广东的终端站最终选址在南海小塘镇罗洞乡。

作为广东电网连接西南三省电网的主干道，罗洞变电站最初的设计就奔着500千伏去——当时电网的主网架只有220千伏。所以这是全省第一批500千伏变电站。

程志海说，其实早在1988年，佛山供电局就开始了相关的准备工作。1988年7月，佛山局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部便成立了，供电局局长莫锦城兼任工程项目经理，副局长龚文权兼任项目副经理。

莫锦城知道，“青(青苗)赔”

工作是这项工程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罗洞变电站规划

占地面积172亩，要在当时“广

东四小虎”之一的南海拿地，真

可谓难上加难。而事实也正如他

们所料，第一次谈判，当地村委就

提出了比国家规定的要高出2到

3倍的征地赔偿。无奈之下，他们

天天往村里跑，谈政策、讲情义，

经过一个多月的软磨硬泡，才最

终拿下罗洞变电站的用地。

1990年7月，佛山供电局与

南海县国土局国家建设征地拆

迁办公室签订了征地协议，12月

开工——按照规划，整个工

程要在1993年5月投产——剩

下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1991年的夏天来得很早，5

月的每天几乎都是艳阳高照，大

部分气温都在35℃以上，酷热难

耐。在变电站内没有树木，放眼过

去不是沙土就是水泥路，上晒下

蒸，地表温度大多数时候都超过

了40℃。但工期已定，工人们只能

咬牙硬干，过年期间都照常施工。

但进行到蓄电线#199塔、

#203塔和线行施工时，因为途经

的白云区鹤亭村村民的坚决阻

挠，工程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为了做通村民的工作，龚文

权前后七八次带人到村里解释，

但村民就是不买账。一次现场会

上，有村民用录音机把聊天的全

过程录音，说到激动处还直指着

龚文权的鼻子质问：“我老婆要

是因为电磁辐射生不出孩子，你

担得了这个责任么？”

“实在是谈不拢。国家大政

策他们理解，但就是不同意从自

己村里过。”龚文权回忆称，无奈

之下，他们只能向上级反映，又

请了省电力局和区委相关领导

一起去谈，“最后没办法，只能依

靠法律手段，由政府部门牵头推

进了工程实施。”

他笑说，无论此前有过多少预想，看到并网闸合上那一刻依旧心潮澎湃，“东西部的电力在物理上真

正有了连接，‘西电东送’才算真

正在广东‘落地’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通过罗洞变电站，云贵山区富

饶的水电资源和广东巨大的电

力市场从此有了交集。作为“西电”

进入广东的第一站，罗洞变电站的

运行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广东电网

乃至整个南方电网的安全稳定。

程志海对此了若指掌：罗洞站连

接7座220千伏变电站，承担着

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电

力供应，一旦出现故障，要求在20

毫秒内切除……他胸有成竹地

说：“实际上我们很早就已经引入

了互联网、机器人巡检等系统，极

大地提升了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

月底，“西电东送”的500千伏罗

洞变电站累计电量已超过2809

亿千瓦时，其中70%为水电等清

洁能源。

“罗洞站的建成，对广东特别

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程志海多次感慨地说，“西电

东送”工程彻底改写了广东因“电

荒”而限电的历史，为广东省经济

腾飞提供了强劲支撑，“26年了，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没有‘停电’

的概念，那正是因为无数‘电力人’

的努力，才让更可靠的电力一直都在。”

500千伏罗洞变电站早期模样

制图 林春萍